

漁夫和魚



司馬文森 著 文化供應社 印行

少年文庫刊行旨趣

這幾年來，在文化界和教育界工作的同志們，都同樣的感覺到，少年們的文化食糧實在太缺乏了。抗戰發生以後，我們的文化工作，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也正因為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動員，注視到抗戰上面，對於少年們精神食糧的供給，反而忽略了，以致使我們的少年羣，長期的陷於精神食糧的恐慌和饑饉之中。

中國已在抗戰中成長，並且也已表現出它底驚人的力量，中國的少年們，在這樣瞬息萬變的環境中，成長之速尤其令人吃驚；他們不僅和大人一樣的在動員着，且能像一個大人一樣地擔負着艱鉅的抗戰工作。四年來，我們已看見從他們做出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了，但是這批新中國的主人，却正共同的感到精神食糧的饑餓！

但是這個工作，並不是完全沒有人注意到；在上海繼兒童書局之後，已經有專門印行少年讀物的出版機關出現了，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也爲這工作特別成立了「兒童文學研究組」，我們這個「少年文庫」的出版，並不想夾雜在這中間湊熱鬧，而是想貢獻我們一小部份的力量。

這個文庫的內容，包括的範圍頗爲廣泛，舉凡適合于少年們閱讀的故事、童話、小說、劇本、詩歌、謠曲、遊記、以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無所不包，每冊字數略以二萬到三萬爲率，文字力求簡潔生動，並具有新鮮活潑的意趣。

我們這個工作，看來好像輕易，其實卻是相當艱難的，要使它廣泛的展開，絕不是少數人所能完成，我們在期待著全國文化界和教育界朋友們的合作與支持！

民國三十年五月編者識

漁夫和魚



著森文馬司

• 原文年少 •

版出社應供化文

漁夫和魚 (童話劇)

人物：

漁夫——一個五十多歲的忠厚人。

漁婆——比她丈夫年紀稍為輕幾歲，為人很是潑辣，且極為貪饕，對她的生活不管好壞，從不會滿足過，和她的丈夫聽

天由命的性格正相反。

金魚——一個十二三歲，天真誠實的小姑娘，不要看她年紀小，却有無比的威力，可以使人幸福，也可以使人不幸。

海鷗——一個十三四歲小姑娘。

大臣——一人

國王衛隊——四人

3
宮 女——二人

時間：

是一個冬末春初的早晨。

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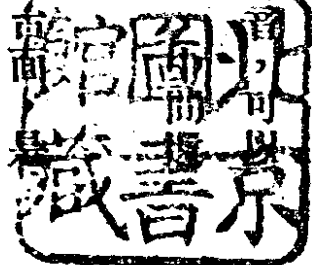
在某處的一個海岸上，地方至爲幽靜，風景也極好。當布幕拉開時，我們就可以看見佔去舞台的一半，是一片濃濃的藍色海洋，另外一半是在岸上的，有一所漁人的小屋，屋前靠着海面這邊。有一顆老樹，因爲長久被風吹雨打，細小的枝葉都掉光了，只剩下一兩枝大的。在樹底下，放着幾塊大石頭，平常時，這一家人吃飯，休息，差不多都是在這幾塊大石頭上的。

第一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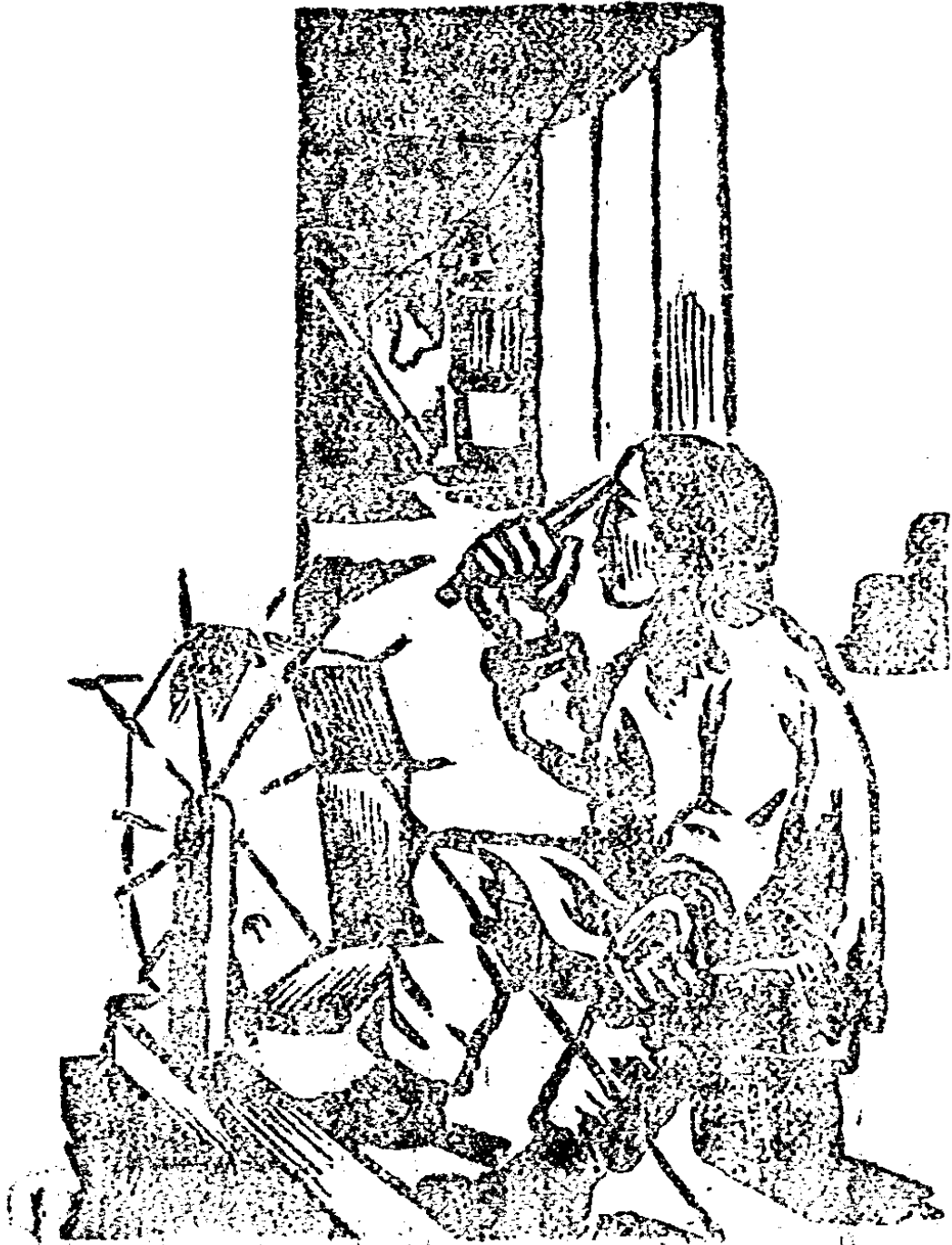
開幕以前，在台下，我們可以聽見暴風刮過海面呼嘯着的聲音，聽見海水被風高高刮起，彼此撞擊着，嘩啦嘩啦響着的聲音，夾雜了一些，從遠地傳來晨鷄報曉的啼聲。

布幕在這風雨飄蕩中，慢慢的拉開了，開頭我們所看見的舞臺，一片漆黑，慢慢就亮一點，可以模糊的分辨出台上的東西了，慢慢的又更亮一點了，可以看清楚台上的東西，不久，全台通亮了，仔細一看，原來是太陽已經從海面上升起來了。跟着風聲止了，海浪也平靜了，鷄也不再叫了。只聽得，遠遠地方有海鷗在戲水時的長鳴聲。

忽然，那漁夫家中的小門輕輕的動了一下，「啊」的便開了。有一個穿着破棉襖繫頭巾的老婆子，探頭出來望望，看見風已停止，雪也不下，太陽也出來了，便重又縮進去。可是，不一會她又出來了，手中並且還帶了一面漁網，這網因為長久沒有用，沒有晒過太陽，給丟在屋角已經有點潮濕了，所以她要把它拿出來，披到老樹上去。好讓它



283931



……起不錢也于整個一連魚年長十三了打：雙道

永言

晒晒太陽。當她把漁網披好了，便又回轉身進門去，再出來時，却帶了一隻紡織機。於是，她就坐在大石板上，面向着太陽，開始紡起棉紗來。另一方面，在屋內，我們可以聽見時斷時續的，傳出來一陣咳嗽聲。

漁婆

（對屋內）老頭兒！老頭兒！（裏面沒有答應，也不再咳，知道他又睡着了。）老不死的，又睡着了！（開始自言自語地訴起苦來。）那個看見過像你這樣不要臉的男子漢，打了三十幾年魚，連一個婆子也養不起，還是一天到晚在開柴慌米慌，只苦了我這老婆子活倒毒，人家嫁了男人，都是爲了去享福，我嫁了這個倒霉的男人，却只有吃苦頭。每一次想到這兒，我就傷心。（傷心地）是什麼鬼迫得我從前去嫁給這個倒霉的男人？是命運嗎？不，我一點也不相信命運，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媽媽曾經替我算八字，說我的命是大富大貴，現在，我已經是一個老婆子，但是卻從沒有過過一天大富大貴的日子，每天吃的是粗飯菜，住

的是茅屋子，日子過得一點也不稱心，又兼是嫁着這樣一個老不死的，一點也不爭氣。人家說他是誠實人，我却說他簡直是一塊木頭，二年到頭只懂得過牛馬日子，沒有一點遠大的打算，我常對他說：「老頭兒，我們的生活過得太不像樣了，該想點辦法啊！」虧他還自稱是男子漢，也說得出這樣的話：「老婆子，我們原來就是窮苦人家出身的，每天只要有的吃有的住，馬虎過得去就該滿足了，還應該起什麼過份的想頭？」好，二十幾個年頭就這樣過去了，牛馬大家都做夠了，人也老了，還不是一對窮老兒。（掉轉語氣）怎麼？已經過了這樣久了，還沒聽見他在裏面有什麼動靜，可恨的老不死，難道睡死了。（再向屋內）老頭兒！老頭兒！你不要以為不響就可以瞞得過我，老娘可不是那樣人，自己來做牛做馬，却叫你躺在床上享清福，哼！這個念頭，還是請你少想想好，免得叫我冒起火來叫你下不了台。（說着就站起身來，走向門邊去。）老頭兒！老頭兒！（用力敲門）老頭兒！老頭兒！

漁夫 (在內，咳着。) 婆子，我求你做點好事，少和我這樣叫鬧！我的頭這時正在發燒，我的骨頭酸痛極了。

漁婆 這樣說來，反是你有理了。我請問你，今天到底還打算不下海？

漁夫 我不是早就告訴過你，海水給凍住了，魚兒都躲到深水處去，而且我正是在……

漁婆 這樣說來，你是有意不下海去了？

漁夫 我不是說，天氣太冷，水給凍住，魚兒……

漁婆 你這老不死的，還躺在床上做夢啦，連太陽都出來了，還說什麼天冷結凍。

漁夫 我不信，果真有這回事？(已經不咳了，但却一點也沒有想起身的模樣。)

漁婆 難道我還騙你不成？(等着) 怎麼，老頭兒，你到底起不起床？

漁夫 (頭痛) 我不是告訴過你。不，我已經起來了。

漁婆 (鬆了口氣，退回原位紡棉。) 真是，我一個人替你做了二十幾年牛馬還不夠，還得讓你一個人享清福？可別做夢！我是生來享福的，我不是生來給人家做牛馬。……

漁夫 (邊咳着，走出門來，向海上張起手來張望。) 太陽，太陽果然出來了。

漁婆 (憤忿地) 但是，你却一直躺在床上做夢。

漁夫 婆子，我真不知道要怎樣才能使你明白。……

漁婆 難道我還不明白你不成？老實告訴你，這些年來，我太明白你了。

漁夫 我病着……

漁婆 米缸已經空了，鎮上那幾家店舖的賬也在討了。

漁夫 (不語垂頭。顯然她是常拿這個來威脅他而且極為有效的樣子。)

漁婆 你說啊，怎麼不響呢？

漁夫 我不是說過，海水給凍住了，魚兒都躲到水深地方去。

漁婆 沒有米燒飯了，我們該怎麼辦？人家要討賬了，又要怎麼辦？

漁夫 我不知道……

漁婆 你這死不要臉的，你說，你想偷懶不是？

漁夫 我活到老，已經是將死的人了，却從不知道什麼叫做懶。

漁婆 那你就得給我好好的下海去。

漁夫 我不是說過……

漁婆 你又來了，告訴你，我不願意聽你這些話，我討厭聽。

漁夫 那叫我怎麼辦呢？

漁婆 怎麼辦？還不是很明白，我叫你下海去。

漁夫 海水給冰凍着，而我又病……

漁婆 太陽不是已經出來了？

漁夫 是的，太陽已經出來了。

漁婆 冰解了，魚兒浮上來了。

漁夫 不，你錯了，海水不會這樣快解凍的，前兩天太陽不是也出來過，但是當我帶着網跑到海邊去時，陽光馬上又不見了，水又給凍結住了。

漁婆 那是前天，和今天不同。

漁夫 還不是一樣的太陽，一樣的海水。我想……

漁婆 你想怎樣？

漁夫 我想還是到裏面去休息休息。

漁婆 （暴跳地）你這是什麼意思？

漁夫 沒有什麼，我想……

漁婆 你想不去嗎？（伸手扯他的耳朵。）

漁夫 我請求你，我的喘氣病又要發了。

漁婆 是不是你想不去？

漁夫 放手罷，不然我的喘氣病……

漁婆 是不是你想不去了？說啊！你是想不去……

漁夫 (嘆息着。)那麼，我去就是了。

漁婆 你是說，現在要去了？

漁夫 是的，我去。

漁婆 好罷，就暫時的饒過你這一回。(放手)但是你爲什麼這樣站着呢？還不把網拿下來。

漁夫 (嘆息地從樹上把魚網解下，略略的整理着，但是神情還是一樣無精打彩的。)

漁婆 (檢查他身上)魚簍呢？

漁夫 在屋裏床底下。

漁婆 看你那個不起勁的樣子，我要再不跟你去拿來，不曉得你還要挨死挨生挨到什麼時候去了。(收拾了紡織機進去。)

(漁夫繼續整理着魚網，檢查着，看它有沒有破漏的地方。不久他就把這工作做完了，並且開始坐在石板上，等那婆子替他把魚簍拿來，但是

儘他左等右等也不見那婆子把魚筊送出來，他慢慢的變得不耐煩了。）

漁婆（在屋內，粗聲粗氣地。）老頭子！老頭子！

漁夫（頭痛）又有什麼事了，真麻煩。（大聲）在這兒。

漁婆你這個老不死的，你把魚筊放到什麼地方去？

漁夫我不是告訴你，我把它放在床底下。

漁婆沒有！沒有！你自己來找。

漁夫又是我，什麼都要我！（大聲）我來了。（進去）

第二場

在第一場結束的時候，全台的燈光都要隨着慢慢的熄滅，等到再亮起來的時候，我們只看見海的這面有光亮，在岸上，漁家小屋前只留着一極微弱的一線光波而已。以後每一場轉換着場景時，都照着這個樣子做。

金魚

(朗誦)

第二場開始，燈光還沒有亮起來，就聽見遠遠的海面上，有海浪的互擊聲，海鷗在戲水時鳴鳴的長鳴聲，中間也夾雜着徐徐的樂聲。不久，海浪聲，海鷗長鳴聲都停止了，只有旋轉曲的樂聲支配着全場。
金魚穿着金黃色的舞裝，按着樂聲的節拍，跳着舞上。

我是一條魚，

長年的生活在海洋之中；

海洋是一片自由廣闊的水的世界，

它有碧綠的波濤，

它有金光燦爛的珠寶，

它能唱最動人的歌，

也能跳最美麗的舞，

海洋是一個詩的境界，



..... 魚金條一是我.. 魚分

是快活與自由的象徵！

我生活在水的世界，

我生活在快活與自由之中，

美麗而壯闊的海洋啊！

我歌頌你，我熱誠的愛着你。

【白】只因爲從去年冬天來了以後，給人間帶來了無數的風雪，把大地冰封，把海水凍結，海洋便不再能自由的歌唱，自由的呼吸，每天從早到晚只能死悶在家裏，好不苦煞人！好在，春天已經來到人間，氣候也從嚴冷轉到春溫，海水已經開始解了凍，水中的弟兄姊妹，也都紛紛出來做事，游玩，現在我不免也游到水面去游樂一番。

（樂聲再起，金魚接着樂聲的節奏舞且歌。）（唱）

海水不凍，

雪花也不飄；

春來了，
春天真正好。

蘆葦青，

樹葉在發芽；

太陽射着金光，

小鳥叫喳喳。

春風吹，

大地換了綠衣裳；

汪洋的海水呵，

也在歡樂的歌唱！

小孩牽着老人家，

見了春天笑哈哈；

走到太陽下，

唱隻歌兒歡迎它。

歡迎它，

歡迎它，

大家一齊笑哈哈！

哈，哈，哈，我已經游到水面來了，這兒的风景，是多麼的多麼的好啊！你看，那在空中像一輪火球一樣的，吐着萬道金光，照在水面的是什麼？是太陽光；還有那穿着白衣服，戴着紅帽子，在水面上飛着飛着的是什麼？是海鷗姊姊，是的，她就是海鷗姊姊，（招手）海鷗姊姊，海鷗姊姊。……

（海鷗姑娘穿着白色舞裝，戴着紅帽子，跳着舞上。）

海鷗 我好像聽見有什麼人在叫我的名字？

金魚 是我，是金魚在叫你。

海鷗 是你，噢，原來是金魚妹妹。金魚妹妹，我們好久不見了，你這一向到那兒去啊！

金魚 還不是藏在水底，只因為從去年冬天來了以後，下了無數次大風雪，把海水都結凍了，我的爸爸媽媽又不准我出來，成天只能留在家裏，好不悶氣！

海鷗 那麼，你現在為什麼又出來呢？

金魚 因為春天已經到了，又兼在家裏實在悶得太久，不好再悶下去了，所以我請准了爸爸媽媽，出來游玩游玩，再則也可以看看，到底春天來了沒有。海鷗姊姊，我好像很久沒有看見你了，這一向到底到那兒去了呢？

海鷗 我倒沒有結冰凍住，只不過躲在那避風的小島上。

金魚 那麼，你為什麼現在又到這兒來呢？

海鷗 我也是來迎接春天啊！

金魚 (看着天上的太陽。) 好一輪暖和的太陽，好一個美麗的春天啊！

海鷗 妹妹你簡直變成詩人了，居然對着太陽做起詩來。

金魚 你這個人真是，難道你不喜歡春天嗎？

海鷗 我喜歡春天，我愛惜春天……

金魚 但是你為什麼反對我說春天的好話？

海鷗 我不是反對你說春天的好話，歌頌春天，我是說，妹妹……

(春風吹着，激起了水中無數的小水沫。)

金魚 你是說什麼？

海鷗 我是說，我們不要讓這個大好的春天白過，我們要好好的來享受這一個春天。

金魚 那麼，讓我們來唱個歌罷？

海鷗 不，我想還是讓我們來好好的跳個舞。

金魚

(唱)

(舞曲重起，金魚和海鷗對舞。並唱對母曲。)

海水像一隻搖床，

起着小小波浪，

美麗的春天，

帶來了暖和的太陽。

海鷗

(唱)

不見雪花白茫茫，

不兒雷聲隆隆響，

沒有風和雨，

天空像一塊大篷帳。

金魚

(唱)

在海中，

海鷗

(唱)

我的游泳像穿梭，
疲倦了，
走上沙灘唱隻歌，
不像冬天苦惱多，
春天真快活。

春天真快活，
我飛到西又飛到東，
飛到海面，
又飛上天空，
我的翅膀真玲瓏，
春天蓋着我，
用一塊藍布幕。

金魚

(唱)

春天真快活，

海裏空中都快活，

我們生活在春天，

多麼自由自在呵！

海鷗

(唱)

自由自在，

你我都愛，

只有春天最自由，

最愉快。

金魚

(唱)

只有春天最自由，

最愉快……

（呵欠）呵……

海鷗 怎麼着了，妹妹？

金魚 我好像覺得，我忽然疲乏起來了。

海鷗 我想你昨夜沒有睡好，這時一定想睡了。

金魚 不！我昨夜是睡得很好的。

海鷗 那麼，你為什麼又忽然疲倦起來呢？

金魚 因為春天陶醉了我。（又打着呵欠。）

海鷗 你打算怎樣？

金魚 我想睡着了。

海鷗 那麼，我們只好再會了。

金魚 為什麼，難道你不疲乏嗎？

海鷗 不，我精神好得很，而且還有許多姊妹在那兒等着我。（遠遠有海鷗長

鳴聲。）

金魚

既然是這樣，那麼，我們只好再會了。

海鷗

再會！（繞着金魚舞了一周，下。）

金魚

好一個快活的海鷗姊姊，（打着呵呵）我疲乏極了，十分的想睡覺，但是到那兒去呢？回家去罷，路太遠了，而且我還沒有玩了個痛快；不回去，暫時在那兒休息呢？（想着，）噢，我想起了，那邊不是有一叢水草，我為什麼不躲在那草裏，好好的睡他一覺，既舒服又安穩。是的，一點也不錯，待我到那水草裏去睡一覺罷。（慢慢的走近靠岸地方，在那兒放着一叢水草，她找到它，快樂的跪下，抱住它，慢慢的就伏着它睡着了。）

第三場

魚夫打着下海裝扮，揹着魚籃開門出來，在他的後面，聽得到漁婆子的一片嘈鬧聲。



……吃飯作給不，來同與空手兩是裏……錢漁

漁婆

（露出半身）老頭子，你已經答應了我了，要是今天還是兩手空空的回來，可別怪我婆子無情，不給你進門，不給你飯吃。（門砰的一聲就關上了。）

漁夫

（一聲不響的走到放着魚網的地方，把它從地上提起，打算披上肩去；但是想了一想，又復嘆着氣把網放下。可是，再過一會，又復咬緊了牙根把網拿起來，這次他當真要走了。）你這可惡的婆子，沒得好死的。（抬頭看一看太陽，又慢慢走向海邊去。海在鳴咽着，海鷗的長鳴還是沒間歇的，老漁夫望着這一片浩浩的海水，起了無限的感嘆。）海啊海，你是我三十幾年來的老伴侶，沒有你，我就會餓餓，沒有你，我就會活不下去。海啊海，你是我的幸福，你是我一家的救急恩人，幾十年來，我們一家靠着你，已經平安地過來，而今我的年紀已經老了，身體又是病，更糟的，是婆子的心也變壞了，她迫着我，罵着我，甚至于打着我，說要把我關在門外。成日成夜不給進去，好叫我挨餓。我是一個老

漁夫

人，一個正在病着的老人，海啊海，你這一次不能再幫忙了，不能再使我失望了。（抖索地投下第一網，但是拖上來一看，却是空的。）沒有，我早就說過，天氣冷了，魚兒都藏到深水中去。待我再到深一點的地方去。（投下第二網，拉起來一看依然是空的。）又是個空網，難道魚兒都死光躲盡了？難道我的命活該這樣苦下去？（感傷地流下淚來，他想什麼都不幹了，但是後來回頭一想。）不對，我不能這樣，我應該多多的投它幾網，也許會僥倖網到一些魚，就是一些小魚蝦也好。（重新鼓起勇氣投第三網，不料這一網，却恰恰投在水草上，網着金魚。）

金魚

（驚醒）哎啊，這是什麼聲音，吵得我不從睡夢中驚醒，（揉着眼睛四望。）這就奇怪了，從四面八方好像都有什麼東西向我壓來的樣子，這是一種什麼東西？待我用手去摸一摸看。

（拉着網，忽然覺得網沉重起來了，於是他的面孔馬上就轉悲爲喜。）噫，奇怪，這是怎麼回事？好像是什麼給網着了，是石頭罷？爲什麼會

動，是魚罷？爲什麼這樣沉重呢？……

金魚 這是什麼東西啊？越拉越緊了，好像是網一樣。網爲什麼會到我身上來呢？我不是睡在水底家裏嗎？（忽然想起。）不，糟糕，我給網着了，我給網着了。（連忙用手去撕網，但是却無法撕開，而且漁夫又越拉越緊，終於她給拖上岸去了。）我給人家網着了。（哭。）

漁夫 （一邊拉着網，一邊狂喜地。）你這次可給網着了，你這次可給網着了。天啊，這是怎麼樣的一條魚啊！是一條金色的，美麗的魚！有了這一條魚，我家裏連幾天以後的米和菜都不愁沒有着落，我那惡婆子再也不會把我趕出家門外，不會給我飯吃了。我幸運了，我快活了，我多麼快活啊！（樂極，禁不住手舞足蹈，繞着那漁網跳起舞來。）

金魚 （止住哭聲）老漁夫！老漁夫！

漁夫 （跳着叫着）我的幸運啊！我的快活啊！我的快活啊！我的幸運啊！……

金魚 (大聲) 老漁夫！老漁夫！

漁夫 (突然吃驚地止住。) 什麼聲音，好像有人叫我？沒有，大概是我聽錯了。(回頭四望，看見沒有人又想繼續跳下去。)

金魚 老漁夫，老漁夫，和善的老漁夫！

漁夫 奇怪，這明明是我，為什麼我看不到人呢？(大聲) 是那個？到底是那個叫我？

金魚 是我，老漁夫！是我叫你。

漁夫 你是誰，你叫我有什麼事？

金魚 我是誰，你且不要管，待一會就會知道了。

漁夫 那麼，你在什麼地方？

金魚 我在網裏，在你的網裏。

漁夫 (大吃一驚，連忙捨着魚網跳開，) 這是怎麼說的？在我的網裏，說話的聲音從網裏出來？難道我網錯了，把一個活人網上來了？

金魚 老漁夫，你沒有網錯，在你網裏的不是人，是一條魚。

漁夫（將信將疑）魚？你是魚？

金魚 是的，我是魚，我是一條金色的魚。

漁夫 魚爲什麼會說人話？

金魚 因爲我和別的魚不同，在海底，我的父母是水族的主，我就是這個王位的公主，所以我能學人說話。

漁夫（相信）公主，那麼你剛才叫我有什麼事？

金魚 沒有什麼別的，老漁夫，我只求你一件小事，我要求你放我回去。

漁夫 放你回去，放你回那兒去？

金魚 放我回海裏去。

漁夫 爲什麼我要放你回去？難道你不是我費了氣力網來的？

金魚 是的，老漁夫，我是你費了氣力網來的。

漁夫 那麼，你就得歸我所有了，我可以有權力來隨便處理你的。

sf



.....去回我故你求要我：魚金

金魚 老漁夫，我不是想跟你爭是不是有權處理我的問題，我想問你，你打算怎樣來處理我？

漁夫 處理你嗎？這還不方便，首先我就把你帶回家去，你知道，我的那個惡婆子迫我這樣做，已經有好些時候了，要是我不這樣做，她就會把我從屋裏趕出來，不給我飯吃。

金魚 到了家以後呢？

漁夫 到家以後，我就把你交給我那惡婆子，她這個人，是什麼都要親自經手的。

金魚 以後呢？

漁夫 以後她自然把你帶上街去賣，到那時會有許多客人拿出了錢買你回去的。
……

金魚 這些客人爲什麼要拿錢來買我呢？

漁夫 你這個傻公主，還不十分明白嗎？他們拿了錢買你回去，當然是要燒來

吃。

金魚 放在火裏一燒不是就會死嗎？

漁夫 當然會死，當然就要死。

金魚 （突然哇的一聲哭了，並且哭得十分傷心。）不啊，不啊，我不願意給人家拿去燒，我不願意死，我不願意死啊！老漁夫，你要知道，我的爸爸媽媽只有我一個女兒啊！要是我死了，他們也會活不成的，他們也要死的。（又號啕大哭。）

漁夫 （也傷心的陪着抹眼淚。）但是我不帶你回去，又怎麼辦呢？我的好公主，我已整個冬天沒有打到魚了，身體正病着，我的老婆又是一個出名的潑辣貨，她說：要是我今天再不打着魚回去，可不給我進屋去，也不給我飯吃。

金魚 我們就不能想出一個辦法來嗎？

漁夫 我是一個誠實人，我什麼辦法也想不出來。

金魚 要是我能想得出辦法呢？

漁夫 你有辦法，那麼你就講講看。

金魚 我要你放我回去。……

漁夫 這個我早已聽見過了。

金魚 ……我不使你爲難，我會有代價給你的。

漁夫 有代價給我？什麼樣的代價？

金魚 很簡單，就是你要什麼，我便給你什麼。

漁夫 你這小魚，這話靠得住？

金魚 我可以向天發誓。

漁夫 你一定不會騙我？

金魚 我一定不會騙你。

漁夫 要是我這時放了你，你就會到大海中去……

金魚 那兒有我的家，我自然要回去。

漁夫 海不但深，而且又極闊大。

金魚 這個自然，我是在海裏長大的，我自然比你更明白。

漁夫 你說我只要放你回去，你就會給我代價？

金魚 只要你說要什麼，我便可以給你什麼。

漁夫 這兒，可就有了問題了，要是我忽然想問你要一件東西，而你又在那樣

大那樣深的一個海裏，叫我到那兒去找你呢？

金魚 我等會會把那方法告訴你的。

漁夫 不，我想還是把你帶回去給那婆子。

金魚 你當真要把我帶回去？

漁夫 自然要帶回去。

金魚 你不後悔？

漁夫 爲什麼要後悔？

金魚 決心已經下了！

漁夫 已鬆下了！

金魚 那麼，（帶着哭聲）我要哭了，我要哭了！——果然又號號啕啕的哭將起來。）

漁夫 （感動地抹着淚。）魚公主！魚公主！

金魚 啊！（哭着）

漁夫 你不要哭了。

金魚 我已經永遠回不得家了，爲什麼不哭？

漁夫 我答應放你就是了。

金魚 你騙我。

漁夫 我不騙你。

金魚 那麼，你是當真要放我了？（破涕爲笑。）

漁夫 我是說到做到。

金魚 我真不知道要怎樣感謝你才好。

漁夫 不要客氣。不過，魚公主，我請問你，要是我回了家去，那個惡婆子一查問起來，要我怎樣回答她？

金魚 你就老老实實的說，把我網着後來又放了。

漁夫 （搖頭）不行不行，要是我這樣說了，她會活活打死我的。

金魚 不要緊，你可以告訴她，說放我是有代價的，說我答應給你所需要的東西。

漁夫 要是那惡婆子當真要起東西來呢？

金魚 那麼，你就到海邊來，對着海這樣叫道：「魚啊，魚啊！」聽着你的聲音，我自然就會游上來。

漁夫 好罷，魚公主，你回去罷。（放開網）願上帝保佑你，我只要你對我誠實，別的什麼代價我是不要的。

金魚 謝謝你，老漁夫！（敬禮，游下海去，不見。）

漁夫 眼看着她已經走遠，不見了，才提起網。（我總算做完了一件對得起

自己良心的事了，現在我還留在這兒做什麼呢？還是回家去告訴那婆子罷。

第 四 場

漁夫已回到自己家門口來了，正在用手叩門。

漁婆（在內）那個敲門？

漁夫是我，婆子。

漁婆是你，（開門出來。）老鬼，你怎麼這樣早回來？（檢視他的魚簍）魚呢？你打來的魚呢？

漁夫婆子，你別着急，等我慢慢的告訴你。

漁婆我沒有時間來聽你談心，我只問你要魚。

漁夫魚，我打着了，但又給放回去。

漁婆（大怒）什麼話！老鬼，你怎敢在我面前說這種話！

漁夫 婆子，的確是這樣，我把打着了的魚又放走了。

漁婆 你這樣做，老頭子，是不是那一把賤骨頭活得不耐煩？是不是想死了？

漁夫 婆子，不是這樣說，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漁婆 我不願聽你的鬼話，狗嘴裏還長得出象牙？

漁夫 不是這樣說，婆子，要是你是我，看見當時的情景，也一定會把它放走的。

漁婆 又是放屁，老鬼，我今天非和你拼命不可了！

漁夫 和我拼命，又有什麼用？魚已經放走了，把天吵翻了，魚兒也不會自己再浮上來。

漁婆 這樣說來，又是你做對了！

漁夫 所以我說，你應該平心靜氣的聽我說話，這對你是有好處的。

漁婆 對我有好處？有什麼好處？那麼，你趕快說罷，對我有什麼好處？

漁夫 慢着，（慎重其事地，坐着。）原來事情是這樣，是這樣……

漁婆（不耐煩）快點說呀，爲什麼老這樣吞吞吐吐的？

漁夫 我不是在說了嗎？原來事情是這樣：今天早上，你迫着我去下海，……

漁婆 老鬼，你這話是怎麼說的？我迫你去下海？

漁夫（連忙改換口氣）不是你迫，是我自願去。

漁婆（滿意。）那麼，去了以後呢？

漁夫 去了以後，我就到了海上，看見一片碧綠色的海水，這海水很是自由，浪是快活，它們在那兒這麼着蕩來蕩去，彼此拍打着，唱着歌，有幾隻海鷗就在它上面，這麼飛來飛去。……

漁婆 老骨頭，你發瘋了，嚕嚕一些什麼？我不願聽你這些鬼話，給我魚，給我魚！

漁夫 爲什麼這樣急？好的還在後頭呢？（接下）我已經有許多日子沒有看見這樣的情景了，我知道春天已經來了，水解凍了。但是，我想着，就是

水解了凍，魚兒還是不會游上來的，於是，我又變得十二分的失望。不過，我想到你對我說的話，你叫我非打到魚，不准回家，我的勁兒也就大起來了，並且開始把網投到海裏去。第一次，我這麼一下對海裏投了一網，拉起來一看，却是一些污泥。第二次，我又選水深^些的地方投了一網，拉起來一看，是一些海草。我想，再投下去還是一些污泥海草，海草污泥，我感到有點失望，於是我就暗暗的對着海禱告。……

漁婆
以後你就不再下網，是嗎？

漁夫
不，我緊接着，就投了第三網，這一次，天啊！當我輕輕的把那魚網一拉，我就知道情形完全不同了。你想一想，是那麼沉重的一團，又會滾動的，這個不是魚兒是什麼？於是，我便不顧一切的拉着，拉着，好不容易才把它拉上岸來。仔細一看，果然是一條魚，一條又大又肥的金黃色的魚。說句老實話，我打了三十幾年魚，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一條魚。想一想，婆子，在當時，怎不叫我快活呢？我差不多要快活得

發瘋了，於是，我就繞着它，跳起舞來，可是，事情後來就變了。……

漁婆 變了？怎麼會變？

漁夫 原來是，當我正在跳得非常快活的時候，忽然就聽見有一個聲音在叫我：「老漁夫，老漁夫！」奇怪，在這個時候，有什麼人會來叫我？我就止住足，回過頭去看，沒有看見人，一個影子也沒有，那，這是怎麼回事？怕不是我聽錯了？是的，一定是我聽錯了。於是，我又繼續繞着那魚跳下去。

漁婆 你這個老不死的，為什麼不趕快回家來，却儘繞着那魚跳舞？

漁夫 （不理會）可是，當我第二次剛剛提起腳，那聲音「老漁夫！老漁夫！

」又起了，這好不叫人生氣，我不耐煩了，就大聲的問：「你是誰？在什麼地方叫我？」想不到那聲音却回答說：「我是魚，在你的網中叫你。……」

漁婆 這就奇怪了。魚爲什麼會說人話？

漁夫 可不是嗎？還有更奇怪的在下頭。我當時駭怕極了，我以爲是網錯了，把什麼人從海底網起來了。可是却不，當我再仔細去看一看，對我說話的，的確是那一條給我網着的魚，它隨後又告訴我，說它不是一條平常的魚，它的父母是魚中的王，它是這個王的獨生女兒，它們很愛她，要是失掉她，它們就都活不下去。這樣，她就哭着求我，要我放她回去。

……

漁婆 你這個老不死的，你就這樣給她用花言巧語騙着，放她回去，是不是？

漁夫 她沒有騙我，她是一條誠實的魚，她並不希望我自放她，她說她願意出代價贖回她自己。

漁婆 那麼，你問她討了代價沒有？

漁夫 她答應我，只要我想要什麼，就給我什麼，但是，我說，我不願意要她的任何代價。



？是不是；松放……聖他給標還你：獎漁

漁婆 你這個賤骨頭，你這個老不死的，她既然自己願意給你代價，你爲什麼不向她要呢？

漁夫 我不知道該向她要些什麼？

漁婆 你不知道，你什麼都不知道！老不死的，你沒有看見我身上穿的舊棉襖已經破了，已經穿不得了。還在這兒坐着，還不給我趕快去向那魚公主要一件皮大衣來。

漁夫 這怎麼好意思哩。

漁婆 還說什麼不好意思，要是你不想活，你就不用去！（恐嚇地）

漁夫（屈服）好了，好了，不用這樣鬧，我馬上給你去向她要就是了。

漁婆 要去，就得趕快去，要不然你可別想進屋裏去！

漁夫 我去，我去。（把魚網交下，漁婆提着網走進門去。）

第五場

漁夫重新走到海邊。

海浪正快活地唱着歌，海鷗雖然沒有出現，我們却依然能夠聽見它的鳴聲。

漁夫 婆子要我來求求魚公主要一件皮大衣，我可怎麼辦呢？就這樣對她說，還是先請她出來呢？不，我想還是先請她出來再說，她會這樣答應我過的，我不妨就叫她兩聲。（面對着海，把手裝成號筒，附在嘴巴上，大聲的叫道。）魚啊魚！

（海浪大作，樂聲隨着徐徐地起，金魚仍舊穿着那一身服裝，按着舞曲的節奏跳舞上。）

金魚 是什麼人在這兒叫我？

漁夫 是我，尊貴的魚公主，是老漁夫在叫你。

金魚 哈！老漁夫，你叫我有什麼事？

漁夫 魚公主，剛剛我遵從了你的話回家去，一下子就找到了我那個惡婆子。

那婆子，開始聽見我說把你放了，好不生氣，大大的把我罵了一陣，後來聽說你會給我代價的，她才轉怒爲喜，不再罵我了。不過，魚公主，她却有一個要求，要我來對你說。……

金魚 她有什麼要求？

漁夫 她說她穿着過冬的那身舊棉襖已經破了，沒有暖氣了，她要求你給她一件新的皮大衣。

金魚 還有別的沒有？

漁夫 沒有了。

金魚 那麼，你回去罷，新的皮大衣現在已經送到了。（樂聲再起，老漁夫向金魚致敬禮，金魚回了禮，按着舞曲的節奏，跳着去了。）

第 六 場

漁婆子穿着新的皮大衣，開着門出，她快活極了，滿面都是笑容。

漁夫從海邊疲憊的走了回來。

漁婆

（招手）老頭子，快點來給我看看，這件皮大衣是不是做得合身。

漁夫

（近前，作觀厥狀。）合身極了，全世界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合身的皮大衣了。

漁婆

（賣弄）你說我穿了它，像不像一個闊氣的老太太？

漁夫

像極了，找遍了全世界，怕都找不出像你這樣的，一個闊氣的老太太。

漁婆

老頭子，這簡直是一件奇怪的事，當時你說的那些話，我還以為是假的呢，只不過說說而已，後來我拿了你的魚網進廚房去，我想把它披在壁上吹風。想不到，真正想不到，忽然在朝海的那邊，起了一陣狂風，把我身上的那件舊棉襖吹掉了，這怎不叫人着急呢？我只有那一件舊棉襖啊！我想追上去，但是風却又馬上止住，舊棉襖也不見了，我傷心極了，我想哭，可是馬上却又感到，在我的身上似乎有一陣新的暖氣，我覺得奇怪，棉襖給風吹掉了，為什麼身子反會暖起來？於是，就伸出手去



……我的做吧伴一是道，了足該你：夫溫

摸，剛好一摸，天啊！這是怎麼一件稀命的事啊！我所希望的新皮大衣，已經披在我的身上了。

漁夫 現在，婆子，你該滿足了，這是一件用上等毛皮做的皮大衣。

漁婆（生氣）胡說！皮大衣有什麼好的，只穿在身上好看，裝闊氣而已，肚子還不是一樣空着？我這時，肚子忽然覺得十分飢餓，要拿一點好東西來填一填。老頭子，你給我再到海邊去，對那魚公主行着禮，說我肚子十分餓，要吃一盤好東西，叫她給我馬上送來。

漁夫 婆子，這麼行，剛好要了一件皮大衣，現在又要一盤好吃的東西，改天再去罷。

漁婆 不行，我要你去，你敢不去！

漁夫 我不是不去，我是說剛剛去了來。

漁婆 去一次不夠，還得再去！

漁夫 不用發脾氣，（屈服）我再去一次就是了。

攪去，快去，東西要是拿不到手，你可別想進屋！（怒憤地進門去。）

第七場

漁夫再到海邊來，海浪仍舊在那兒和平的唱着，跳着；海鷗也照樣在水面上飛翔，發着長鳴。

漁夫 可恨的惡婆子，皮大衣剛剛拿到手，現在又要好吃的東西，魚公主看見我這樣貪心不足，一次二次的要求着，豈不要生氣？可是也罷！那婆子既然要我這樣，我也只好再去向她求一求看。（於是便面對着海，用手裝着號筒，附在嘴巴上。）魚啊魚……

（海浪大作，樂聲隨着徐徐地起來，金魚按着舞曲的節奏跳舞上。）

金魚 誰在這兒叫我？

漁夫 （施禮）是我，尊貴的魚公主，是老漁夫在叫你。

金魚 （和善地）老漁夫，你怎麼又來了，這次也有什麼請求嗎？

漁夫

（慚愧）我真是對不起得很！我那惡婆子，真是一點辦法沒有，她已經得到一件用上等毛皮做的皮大衣了。可是，她忽然又覺得肚子空空的，她說她非吃點好東西不可，所以又迫着我來，請求你，給她送一盤好東西去。

金魚

這個容易辦，老人，還有別的沒有？

漁夫

沒有了。

金魚

那麼，你回去罷，有一盤貴重的東西，已經給她送去了。

漁夫

謝謝你，魚公主。

金魚

不要客氣，我們下一次再見。

（樂聲又起，金魚按着樂曲的節奏跳舞下。）

第八場

漁婆子開門出來，在她手中有一個金盤，盤中有許多貴重的食物。她

一邊吃着，一邊快活的大笑。可是那東西太多了，她吃不下去，於是她就深深的惱怒着，感到這種東西一點也不好，單只有穿有吃有什麼意思？

漁夫疲憊的從海邊回來。

漁婆

（怒髮冲冠地）老奴才，你這是怎麼回事！你叫那魚公主送了這許多吃的東西給我，是存心叫我餓死不成？該死的！我不高興再吃了，我吃得厭了。（把東西通通丟在地下。）你趕快再去，對那魚公主說，說我不高興這樣活下去，光只有穿和吃有什麼用？我不願做一個平民，不願意只做一個漁婦，我要做一個有權有勢的人，一個自由的女皇帝。

漁夫

婆子，是什麼鬼怪在你的腦子里搗鬼？難道你的頭腦已經給世俗的名利冲昏了嗎？從來你看見過，有這樣一個既不懂得走路，又不懂得說話，也不認得字的漁婆子做皇帝的？你自己不知羞，怕整個王國不因為你給人家嘲笑死！

漁婆

（大怒）可惡的老頭子，你怎麼敢在我面前嘲笑我，我高興怎樣就怎樣，管你什麼事！你活得太不耐煩了嗎？我要做女皇帝，我不管你說的那許多，知道嗎？還在這兒站着，還不趕快給我滾，滾到魚公主那邊去，告訴她：我要做女皇帝。

漁夫

（低聲）這個辦不到。

漁婆

你說什麼！（捲起袖子準備打架）你想死了嗎？

漁夫

（屈服）我不敢，我就去。……

漁婆

去！去！趕快給我滾，要不然，你可要討皮痛的（憤然的進門去）。

第九場

漁夫又在海邊出現了。他的神情十分頹喪，既為難又害怕。

海水已經不像前兩次那樣平靜，好像是預兆着暴風雨就要到來似的。

漁夫

（和上兩次一樣，他把手附在嘴巴上，却是用着嗚咽的聲音叫道。）



金魚：現在又有甚麼要求？

魚啊魚……

（海浪大聲叫着，中間還夾雜了呼呼的風聲。樂聲徐徐的起了，金魚按着樂聲的節奏，踏着舞步上。）

金魚 是什麼人在這兒叫我？

漁夫 （連忙施禮）是我，可尊敬的魚公主！

金魚 （慈善地）啊，又是你，可敬可愛的老漁夫，現在又有什麼請求嗎？

漁夫 （抱歉地）我實在不敢再開口請求什麼了；但是抱歉得很，我却又不得不再來對你嚕嘛，千不好，萬不好，都是爲了那個不知足的惡婆子。

金魚 沒有什麼關係；如有什麼請求，你說就是了。

漁夫 事情是這樣。我最尊貴的魚公主，……

金魚 你說罷。

漁夫 我那惡婆子，已經拿到那一盤最貴重的東西了；但是她吃了還不知足。當我回轉家去，她正在發着脾氣，她叫着，跳着，罵着，說她的命運不

好；說她不願做平民，不願做漁婆子；她要你給她做一個自由王國的女皇帝。

金魚 她要做皇帝嗎？

漁夫 是的，這個不知足的惡婆子，是這樣請求的。

金魚 好罷，老漁夫！你現在已用不着愁，也用不着爲難了；你的老婆子，馬上就可以做女皇帝了。

（樂聲復起，金魚隨着舞曲的節奏，跳舞下。）

第十場

老婆子已經做了女皇帝了。在岸上，漁人的小屋，也已變成皇宮的外殿了。突然皇宮寶殿內，刀槍的撞擊聲和國王衛隊的吆喝聲，交互的響着。不久，內殿的門大開，有四個衛士，穿着燦爛的盔甲，手中拿着武器，很是威武，一邊吆喝着，一邊魚貫地走出來，在皇帝寶座

的兩側分開站着；跟在衛隊之後的，是大臣；再在大臣之後的，才是已經做了女皇帝的漁婆子。她全身披掛着皇帝的龍袍，戴着皇冠，威武地一步一步的從內殿走了出來。有兩個宮女拿了兩把大鶴毛扇，交叉的在她背後跟着。她一出殿，就登上皇帝的寶座，那兩個宮女也連忙退在她的寶座後面站着，輕輕的替她搥着大鶴毛扇。至于那位大臣，等到她在寶座上坐好了，就忙着上前去行三跪九拜禮。行禮完畢，便恭立在一旁，等候皇上的吩咐。

漁婆 宰相，那個老頭子，爲什麼去了這麼大半天還不見回來？

大臣 啓奏陛下，那個老頭子出去了這大半天還不見回來，大概是在路上有什麼就攔了。

漁婆 我現在已經做了皇帝了，但是我還覺得不舒服。（訴苦地）宰相，你想想，一個皇帝只能管一個王國，一個王國是多麼小啊！

大臣 （恭敬地）是的，皇上！



○了帝皇了做經已在現我：美倫

漁婆 雖然有幾千萬老百姓歸我管，聽我的命令。我要他們死，他們就得死；我要他們活，他們就得活。但是這一點點權力又有什麼用，在我的上面，比我更有權力的不知道多少哩！要是我能做一個最高無上的主宰，那是多麼好啊！

大臣 是的，皇上。

漁婆 但是，那老頭子爲什麼不來呢？

大臣 大概在路上有什麼耽擱。

漁婆 （發怒）你怎知道他在路上給耽擱？

大臣 我猜是這樣。

漁婆 （大怒）胡說！你這個飯桶宰相，胡說！

大臣 （連忙跪下叩頭）小臣是飯桶，小臣胡說，乞陛下恕罪。

漁婆 給我起來！

大臣 是。（爬起身。）

漁婆 一定是那個老鬼又想偷懶了；給我派人去把他拉來！

大臣 是。（回頭向衛隊作威作福地）那個老頭子爲什麼去了這大半天還不見回來？這一定是他想偷懶了，不給皇上做事。你們還站在這兒做什麼？還不給我滾，趕快去找他來！

衛甲
衛乙 （同時）是！（回身向海邊走去。）

漁婆 宰相！宰相！

大臣 小臣在此。

漁婆 又過了這樣久了，我想快有兩三年了罷？爲什麼那個老頭子還沒有來呢？

大臣 我已派人出去找了！

漁婆 你派人出去找？你這個飯桶，我要撤你的職，我要砍你的腦袋。出去找，爲什麼找了這樣久還不見回來，還不見回來，這是什麼道理？我等得太久了，我不耐煩了！

大臣 這都是小臣不對，小臣該死！

漁婆 給我滾，知道嗎？

大臣 是！（回身準備走。）

漁婆 回來。

大臣 是。

漁婆 你說你已派人去找了嗎？

大臣 是，我已派兩個人出去找了。

漁婆 找了這半天還沒有找回來嗎？

大臣 是，已經出去大半天，還沒看見回來。

漁婆 兩個人不夠，你知道嗎？

大臣 是。

漁婆 再給我多派幾個去。

大臣 是。（回轉身向衙門丙丁。）又過了這樣久了，我想快有兩三年了罷！

爲什麼那個老頭子還沒見找回來？一定是你們偷懶，不肯認真做事；我真生氣，我要撤你們的職，砍你們的頭，知道嗎？

衛丁丙

（同聲）知道了！

大臣

知道了？還站在這兒做什麼！還不快點滾！滾去把那個老頭子找來！

衛丁丙

（同聲）是！（踏着同一步伐，朝海邊走去。）

（女皇帝在皇座上生着氣，拍着胸膛，氣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大臣在前面背着手走來走去，一面嘆着氣。忽然從海邊起了一陣吆喝聲，大臣忙走近前伸頭去看，認得是那四個衛隊正擁着老漁夫來，於是他就連忙走進宮殿去啓奏。）

大臣

啓奏皇上，老頭子已經找着了。

漁婆

你說什麼？

大臣

老頭子已經找着了！

漁婆

找着了，可惡的老頭子，給我回來！

大臣（出去傳命）把老頭子押進來。

（漁夫給那四個衛隊押着進來，強迫着跪在皇帝的寶座前面。他莫名其妙地向四面看着，覺得一切都變樣，都不像了，這怎不叫他好生吃驚哩！）

漁婆 老頭子，你好生無禮，爲什麼去了這大半天還不見回來。

漁夫 你是什麼人？好像有點面熟的樣子。

漁婆（笑着）我是誰你還不知道？

漁夫（想起）噢，原來是那惡婆子，我想起來了。（大聲）婆子，你現在做了皇帝了，還有什麼不能滿足的？

漁婆（怒斥）你說什麼？你叫我什麼名字？我現在已經是皇帝了，你却叫我婆子。可惡！該打！宰相替我給他重重的一頓打！

（大臣走上前去，向那漁夫狠狠的打了幾巴掌。漁夫給打着，便哭了起來。）

漁婆 你以後，還敢亂叫不？

漁夫 我不敢了，皇帝！

漁婆 你還敢故意不遵從我的命令嗎？

漁夫 我再也不敢了，皇帝！

漁婆 你知道我現在雖然做了皇帝，心里還十分不高興嗎？

漁夫 我不知道，皇帝。

漁婆 我要你再到海邊去，去告訴那魚公主：說我不高興世界上除了我以外，還有比我更有權力的人存在；說我要她到我這兒來，給我做下飯的菜，我要吃掉它。

漁夫 （心一急，就把犯忌的話都忘記了。）婆子，我怕你已變瘋了。

漁婆 無禮的傢伙，你又想違抗我的命令嗎？（對大臣）宰相，替我再給這個老畜生重重的教訓！（大臣走上前去，捲起一隻袖子，又給那漁夫一陣子巴掌。漁夫痛極大哭。）無禮的人，你以後還敢違抗命令嗎？

漁夫（哭着）我下次再不敢了。

漁婆 你要遵照我的命令去做嗎？

漁夫 我一定遵照你的命令去做。

漁婆 那麼，給我滾罷。要是你這次再不替我做到，可別想活下去，知道嗎？

漁夫（叩頭）知道了！

漁婆（對大臣）回宮。

大臣（對衛隊）回宮。

（衛隊吆喝着，高舉起武器，然後像出來時一樣，一個跟着一個進內殿去。）

第十一場

漁夫又到海邊來了。和前兩次一樣，他對於他的任務是感到非常之爲難的；不過，他也沒有辦法可以去反對這種運命，他只好隨其自然了。

。海浪正洶湧着，狂風刮過了海面，發出了無數呼嘯的聲音。漁夫對于這樣非常的情境，感到有點畏怯，好像怕海水會冲上岸來把他捲去似的；因此他有幾次上前了又復退下，到末了一次，他再不能這樣下去了。他便立在海邊，面對着海，請魚公主出來。

漁夫 魚啊魚！（他的聲音是軟弱而且含哽咽的。）

（風浪隨即平靜下去，樂聲徐徐地起，金魚按着節奏，踏着舞步上。）

金魚 （不怎樣高興）原來又是你，老漁夫，你這回又爲着什麼事到這兒來？

漁夫 （悲哀地）那惡婆子又迫着我到這兒來。

金魚 她要求什麼？

漁夫 她說她現在雖然做了皇帝，還是很不滿足。她要做一个世界上最高無上的王，不願意有人比她更有權威；因此她又要求……

金魚 要求什麼呢？

漁夫 要求你到她那兒去，給她做下飯的菜，她要吃掉你。



● 你撐吃番飽，菜餚下過做你求娶；夫漁

金魚（靜默，但是神情是非常難着的。忽然雷電交加，風雨大作，她遂沉下水去不見了。）

漁夫 糟糕！那魚公生氣了，她連一句話也不說，就走了。我該怎麼辦呢？還是在這兒苦苦的哀求？還是回去呢？不，我不能留在這兒，我得回去，把這事情告訴那婆子。

第十二場

皇帝的宮殿已經不見了，剩下來的依然是那漁夫的寒酸小屋。漁婆子仍舊穿着那一身破棉襖，受着飢寒，開着門出來，坐在門檻上搥胸大哭。

老漁夫悲傷地從海邊回來，他担心着自己也許會因為沒有完成這一件任務，挨婆子一陣子痛打，因此他非常難過而且胆怯。

婆子在絕望中看見他來了，便站了起來，直衝到他那兒去。但是這一



？來棉破是穿又怎你子婆：夫漁

次，她已經不再像上幾次那樣拿威式來威壓他了。

漁婆（哭著）老頭子，老頭子！

漁夫（莫名其妙地）怎麼回事？婆子，怎的你又穿起破棉襖了？

漁婆（傷心地哭）你得救一救我啊！老頭子！

漁夫（不明白你的意思，婆子，到底發生什麼事？

漁婆（哭不成聲）我，我，我的皮大衣，我的好吃的東西，我的皇宮，我的皇帝位子，通通沒有了。

漁夫（鬆了口氣）原來是這樣。

漁婆這一定是那魚公主突然生氣了，所以把這許多東西從我這兒通通要回去。老頭子，你得替我想辦法啊！

漁夫我有什麼辦法呢？

漁婆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天啊，我以後要怎樣過日子啊！（大哭）

漁夫（搖頭）所以我早就告訴你，一個人不能太貪心。

漁婆 (大哭)……

後記

(一) 本劇是根據普式庚的童話詩「漁夫和魚的故事」編就的。但是里面的情節，却不完全和它一樣；有些地方我大胆的把它更動了。好在我並不想拿普式庚的名子出來號召；因此雖更動了一些地方，在我看來也以爲是無妨的。

(二) 感謝林路伍禾二兄爲本劇做插圖。

誰說我們年紀小（兒童獨幕劇）

人

阿牛——十四歲，好吹牛，沒有知識，更一度做過漢奸。
六根——十三歲，一農民子，胡塗。

修明——十三歲，富豪子弟，懦弱，好哭。

阿強——十五歲，有大人氣，剛復勇敢，曾進過幾年學校。

小鳳——十二歲，調皮好頑，有一副好嗓子。

阿英——十四歲，因受刺激過深，有些瘋氣。

女孩：一

男孩：A

B

川井十日未守兵。

日軍官

日兵：甲

乙

時 從黃昏到黑夜。

地 被佔領區。

房子的一角。潮溼。陰暗，隨便堆着一些破家具，沒有床舖，人就住在地下稻草堆上。有一個鐵條窗對着外面院落。

臺 舞台由暗轉明。在台下可以看見日兵甲在窗外踱來踱去。

修明坐在一只椅子上，把頭埋在臂中，俯在桌上，偷偷的哭着。

六根躲在稻草堆上睡覺。

阿牛若無其事的在屋中走着，一會去扳扳鐵窗，一會用手去摸摸門，好像要找出路，但是一回兩回都沒有成功；於是，又失望地走着。

阿强默默的坐在一角，靜思。

阿英在稻草堆的另一角熟睡。

小鳳坐在六根旁邊的稻草堆上，輕輕地唱着歌，她是那樣喜歡的唱着，唱得倦了停一會兒又唱。

鳳（唱）荷荷荷，

快走啊，

別吃甘薯苗……，

（唱錯了調）不對（咳着，重唱。）

荷荷荷，

快走啊，

別吃甘薯苗……，

牛（走得不耐煩，慢慢的走近修明旁邊，狠狠地拍着他的肩）哭什麼！整天整夜的哭，叫人好不耐煩。

明（抬起頭來向他看看，接着又埋下去，號陶大哭。……）

牛 真是他媽的，又不是死了爸爸。

鳳（唱）別吃青菜跟嫩禾，

上回吃了張四大公的，

爸爸就給拉去牢裏坐；

媽媽哭了兩三天，

咱挨了打還挨餓。

（打着噴嚏）啊，要命，又傷風了。

根（被小鳳的噴嚏聲打醒，很不痛快的翻身坐起來，）你真豈有此理，老吵着人睡覺。

鳳 我吵你，真怪，我唱我的，管你甚麼屁！

根 管我屁？他媽的，要唱回家去！（動手欲打。）

鳳 你敢？

根 我打你看！（準備動手。）

頸 （嚴厲地）六根！

根 （畏懼地放了手）我只是嚇嚇她！（覺得身上有點發癢，就伸手去抓，想

不到越抓越癢，索性把衣服都脫下，找蚤子。）

頸 （立起走近修明身邊）修明，你這樣哭有甚麼用？現在已經不是哭的時候了。

明 （抬起頭來，含着滿肚子辛酸。）我要媽媽。（哭）

牛 （冷嘲地）還在做夢哩。

頸 阿牛，我反對你這樣，我們都是患難中的朋友，大家不應該互相欺負。

牛 那個欺負他？自己不長進，老哭，真是他媽的，日本人就有三頭六臂會生吞人，也用不着這樣怕。

頸 不見得你自己就不怕。

牛 我怕？

強 是的，你也怕！

牛 笑話，我阿牛從來沒怕過的。從前替黃大叔放牛，走失了我還不怕哩！

強 現在和放牛不同。

牛 從前是黃大叔，現在不過是日本人罷了。

強 你知道日本人爲什麼抓我們嗎？

牛 有什麼不知道的，日本人打到一個地方總要抓些中國人來開闢，開夠了就放你走。

強 怕不這樣簡單吧？你沒看見在我們這兒開闢的都是一些小孩子。

牛 因爲小孩子也是中國人啊——傻子。

強 我就不這樣想。

牛 信不信由你！（聳聳肩走開。）

鳳（唱）荷荷荷，

快走啊，

別吃甘藷苗，……

根 你又來了！

鳳 不要你管，

根 我偏要管！（穿好衣，準備打架。）

強 六根！

根 （軟下手）饒你這一次！

強 （對明）你也該休息休息！老這樣哭不是辦法。

明 我見不到媽媽。

強 人家不都是一樣。我爸在外面當兵，媽被日本兵殺死；但我並不哭。

明 我的媽愛我……

強 那個媽媽不愛自己兒子；但現在也沒辦法啊！（頓）你是那一村的？

明 緣口。

強 爸爸媽媽做什麼的？

明 開店舖做生意

強 你怎樣到這兒來了？

明 日本兵打到我們家裏來了，爸爸媽媽就跟人家逃起難來……

強 一道走的人很多吧？

明 不，我們一家只有爸爸媽媽和一個三歲的小弟弟。那時是在晚上，我們一點把握也沒有，跟着人就走。逃到一個不知叫什麼地方的，忽然有人說：日本兵趕來了，大家一怕就亂起來，就在那時我和爸爸媽媽被衝散了。……

強 後來呢？

明 後來我躲在一間破屋子裏，三天沒吃點東西，餓得慌了，走出來想找點吃的，遇到一個日本兵，他們把我抓住關到這兒來。

強 （對六根）你呢？

根 我嗎？日本人從我家裏把我拖出來。

強 爸媽呢？

根 爸爸逃上山，媽老了，陪着我沒有錢。

強 你不想爸爸媽媽？

根 想？（搖頭）我不喜歡他們，他們常常打我，替這個傢伙煮雞蛋，牛仔餓得不飽要打，飯吃得多了也要罵。

強 日本人要比爸媽壞些。

根 （不相信）不會吧，你看那個看守我們的川井老兵，就比爸爸強。

強 你看錯了，日本兵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對阿牛）你呢？

牛 我嗎？你想一想，他們抓錯了。

強 （奇怪）怎樣會抓錯？

牛 （得意）我原是他們自己人呀，他們抓人時沒有注意就隨便把我抓來了。

強 那就奇怪了，你不是中國人？

牛 當然咯，我是中國人，不過會做過日本人的朋友，你們看見過這副沒有？（從身上掏出一文小銅錢來，得意地在大家面前炫耀着。小風六根修明都



這有一人本日，實法是它，看你們你會一等，唔，就對」

「。夫因我我把會就，

圍近來看。）

根 一個小銅錢。

鳳 有什麼稀奇？

牛 銅錢，哼，等一會你們看看，它是法寶，日本人一看見就會把我放出去。

明（羨慕）有這樣好處，要是我有一個多好。（壯胆對牛）你有多的嗎？我

要一個。

牛 你要一個，談何容易，這是要替日本人做事情才有的。

強 那麼你替日本人做過事情了？

牛 當然咯，難為情的很，只不過放過兩次火箭。

強 那你已是一個漢奸！（吃驚）

鳳 漢奸？

根 漢奸？

牛（冷笑）隨便你們說吧。現在這兒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不怕。（鈴鐺聲吹

着口哨走開。)(衆敵視地望著他，靜靜默片刻。)

英 (一直是昏昏沉沉的睡着，大家也沒有把她放在心內，這時忽從夢中大聲呼號着) 日本兵來了，媽！快走開，媽！……

(大家急走上前去看顧她，但是只短短的過了一會，她又安靜了。)

鳳 她又做夢了。

根 她病得很重。

強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日本兵把我們一個女同胞，好好的弄成一個瘋子。

明 (偷偷的拭着淚。)

強 你怎樣了？

明 我想起我的媽媽。(泣飲)

強 (感傷) 我們的爸媽也都是死的死，離散的離散了。

英 (瘋病復發，突然從夢中爬起來，大聲呼號着，向窗口奔過去。)(不能去，媽媽你不能去！……)

（衆急上前把她扶住，他掙扎着，叫逃着。）你不能去，媽媽！……

（阿英被扶到桌邊坐下。）

鳳 她還睡着哩。

楓 她在做夢。

強 把她推醒！

葛 （睜開眼，向大家望着，忽然又大哭起來。）

強 怎麼一回事，我真不懂。

英 （哭聲突止，憂愁地。）你們知道嗎？我看見媽。

鳳 你剛剛是在做夢。

英 （生氣）胡說，我親眼看見的。兩個日本兵把她抓着，望前像飛一樣的走，我在後面追着叫着，總沒有追上。可惜爸爸已經死了，要不是，他會從日本人手中把她救出來的。

鳳 你爸爸怎樣死的，你還記得嗎？

爸爸怎樣死的？（想）唔，我記起來了。就是那一回日本兵打進了我們的村子，爸爸聽人家說：只要拿着日本旗跪在路上歡迎就無事了。爸爸當真和人家這樣做，那兒知道日本兵一進村來，一點也不講理，見人就開機關槍，這樣爸爸就被殺死了。

鳳 媽媽傷心嗎？

英 媽媽當心傷心。那晚上就有三個日本兵到我家裏去，有兩個抓着媽媽，一個抓着我，把我們分開起來。那日本兵真兇啊！用刺刀逼我跟他睡覺，我怕起來就大聲叫哭；媽媽在另一間房間裏，只是哭，罵，過了半個鐘頭也就不響了。

鳳 你再也沒有看見你的媽媽？

英 後來他們把我帶走，就再也見不到媽媽了。（傷心）

鳳 （對鳳）你別再問她，等一會她又發瘋了。

英 （自言自語）從此我就再也見不到媽媽了。（門外有足步聲，從遠而近。）

牛（走近窗口）日本兵又來了，這回帶着十三個。

牛 他們分開了。

根 被帶進房裏去了。

牛 他們走向我們這邊來，還帶着三個人。

根 來了，日本兵來了！（退回）

（門外有開鎖聲，衆吃驚。阿英，修明，小鳳均畏怯地退倒在草堆上，假裝睡覺的樣子，互相擠着，阿強坐回桌邊扶頭沉思，六根在阿牛後面躲着，阿牛瞥着衣服好像準備迎接什麼要人似的。門開，老丘八川井帶着日兵甲，及小俘虜女孩一，男孩A，B出現。這三個孩子均反綁着手，門一打開就被用力的推進來，推倒在地。小孩驚號，日兵甲乙，得意地狂笑。）

日甲（威脅）小豬獏還哭！

日乙（再哭割掉你的舌頭。）

（小孩子恐怖地把哭聲停止了；於是他們又是一陣狂笑。）

日甲（向川井）現在一共有多少號了？

井（數着）這房間一共是九號，還有另外兩間一間是十三，一間是十五，一共合起來是三十七號。！

日乙 連前天還走的也有一百多了。

日甲 還多着哩！怕你連也運不完哩！

日乙（拍川井肩）老川井，好好的看着，別讓這批狡猾的傢伙逃走了。

井 我鎖得很緊，他們飛也飛不出去。

（日兵甲、乙準備走了。阿牛一直不被注意，他狀甚焦急，現在看見一個最好的機會快要失掉了，因此便大起恐慌。後來看見再也等候不得了，便以無限的努力，鼓起勇氣上前一步，卑恭地鞠着躬。）

牛 日本大人。

日甲（兇惡），什麼？

牛（又怕又急，口吃地）我……有話……我有證……被我……是漢奸。……

日甲（聽不懂）什麼？（對日乙）漢奸？

牛（進一步，獻上小銅錢）我有……漢奸。

日乙（摸不着頭腦，亂猜一陣還不明白，但卻又自作聰明。）他大概是想用這個小錢來收買我們，叫我們做漢奸，放他走。

日甲（看看小錢，發覺它是一枚銅的，不覺大怒。）小豬獐，你怎敢這樣大胆，用銅錢來收買皇軍當漢奸。

日乙（虛張聲勢）該死，給他點利害看！

（日甲一個巴掌打去，日乙加上一足，阿牛被踢倒在地，包頭大哭。日兵甲乙見狀狂笑，偕川井下。）

（衆人從各方面走出，把女孩一，男孩A，B扶起來，解開繩子，但是沒有一個去理阿牛。）

強 小兄弟，你們是從那兒來的？

A 塘村！

一

(對B，女孩一)你們呢？

一

(同時)我們都是在一道的。

強

剛剛給他們抓來的？

一

前天才給他們抓來，爸爸媽媽只顧自己逃難去了，把我們丟下來。

強

你們呢？

A

我們已經給抓來半個月了。

根

現在外面怎麼樣了？

B

日本兵到處殺人放火，老百姓都起來了，他們幫助我們的游擊隊打，日本

兵就更加恨老百姓。

明

我們又不是游擊隊，他們卻把我們抓來了。

一

要是游擊隊他們也抓不着了。

A

現在老百姓已經和游擊隊分不開了；所以他們對老百姓和游擊隊是一樣的

懷恨。

強 我老早就懷疑他們爲什麼把我們抓來，說不定他們就會把我們殺死的。

明 殺死了，不是再不見到媽媽？（悲哀）

A 不會殺死的。

明 （喜）不殺死，他們把我們抓來做什麼？

A 送回日本呢！昨天有六七個說中國話的日本兵送我們到這兒來，沿途我像聽他們在說話……

強 （注意）說什麼？

A 日本派到中國來打仗的兵，現在已經有一百三十萬人了，死的也有七八十萬，看樣子還要打下去；但是他們已經沒有兵再開到中國來了。

厲 鬼話，日本沒兵開來，和抓我們去有什麼關係？

A 因爲他們人少啊，所以要把我們抓去，訓練兩三年再開來中國打仗。

根 （興奮，拍明肩。）喂，不砍頭的，現在可安心了。（對牛，牛失意地坐在一旁。）阿牛你聽到沒有？我們都要到日本去了，到日本，我想總要比

在家裏挨打挨餓好。

A 日本好？奶奶的，你在做夢。

根 你不能罵人！

A 我罵漢奸！

根 豈有此理，（虛張聲勢，扯開衣服準備打架。）來，我不怕。

（外面門聲大響，衆吃驚，匆匆退開。）

川井上，他一手執着一根皮鞭子，一手拿着一瓶酒，醉意朦朧的蹣跚着走進來。）

井 什麼人在這兒吵鬧？（聲勢洶洶。）

（大家恐怖地對望着。）

井 好好地住着還要吵什麼？（坐在桌邊，一邊說話一邊喝酒。）我這個人是不願意打人的，要是他調皮好鬧，那我可就不客氣了。

（大家開頭有點担心，後來看見老川井的态度和霸，也就漸漸的壯起胆子

來，六根就走上前去。）

根（巴結地）日本大人，我規矩，不吵鬧，你不打我吧。

井（沒有聽清楚）你說什麼？不吵？哈哈，這才是好孩子。

根（胆大）日本，我說的話你明白嗎？（大聲）日本好不好玩？

井當然，日本是好玩的，那兒有櫻花看。

根不會打人，餓肚子？

井要是你乖乖不吵，我當然不打你。

根（得意，對衆裝鬼面）你們是不是要把我們運回日本？

井大概是吧！

根要不打人，不餓肚子，我第一個願意去的。

井這才是好孩子。

根（愈形得意，居然和他談起交情來。）老川井，你家裏有小孩子嗎？

井有六個，三個大的都開到中國來打仗了，小的留在家裏。

根 你爲什麼不去打仗？

并 （悲愁）我老了。

根 你爲什麼要喝酒呢？

并 （發牢騷）解解悶氣哩！趁這時還活着，多喝兩盃！日子不長了，我們開到中國來的日本兵，早晚總要死在中國的，我們是永遠也回不了家。（愁不自勝。）

（外面有小孩子吵鬧聲。）

并 豈有此理，又吵起來！（拿起鞭，匆匆的趕出去，臨走時忘記了把酒瓶帶去。）不准吵，不然我就要打人了。

（衆跑出來爭搶酒瓶，被小鳳先搶着。）

鳳 我的！我的！

根 豈有此理，女孩子也跟人家搶什麼酒，放下！

鳳 我搶到的。

根 你搶到，狗屁，放不放？

鼠 不放！（把酒瓶抱得更緊。）

根 我去告訴日本兵！

鼠 我不怕！

根 我打你！（準備打架。）

強 六根，不准吵，酒交我管。

根 饒你這一回。（手軟下。）

強 死已經臨頭了。自己人還在吵！

鼠 （又哭起來）到日本去，看不見媽媽了。

強 不准哭，各位小弟兄，你們都願意到日本去？

根 我去！（挺胸而出。）

（除阿牛沉默着外，衆均搖頭。）

強 你呢，做過日本人朋友的？

牛 (難爲情的低下頭去。)我不……

強 我們不能到日本去，在我們自己的國內，日本人已經像殺豬牛一樣的屠殺我們，要是一到日本，他們就會把我們當作地下的灰塵一樣的踐踏……

A 首先，舌頭就要給他們割下。

根 割舌頭，爲什麼？

A 怕你說中國話呵！我們村裏到了一隊日本兵，都沒有舌頭，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是「滿洲國」軍隊，他們在開來打仗以前，舌頭就給日本人割掉。

根 (有點担心) 割舌頭，一定很痛的。

強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我們不願意去。

B 有什麼辦法好想呢？

強 每一個人想一個，大家都想，就想得出了。

根 我不想，還是到日本去好。

鳳 要割舌頭的。

根 (威脅) 不要你管。

鳳 我偏要管，要割舌頭的。

根 再說我打你！

(門外足步聲大響，守兵川井大聲報道：這是第六號房間，長官大人！門開，川井帶日軍官，日兵甲乙上。)

衆大驚退開，擁在一道。)

日官 第六號的全部在這兒？

井 (謙恭) 是，長官大人！

日官 告訴他們，我們要把他們送走了，他們就要做大日本的國民了！

井 是！(對衆) 你們聽着，長官就要把你們送到日本去了。

A 我們不願去！

日官 他說什麼？

井 第七十一號反對命令。

日官 (大怒) 把他抓起來！

(日兵甲乙動手抓A，A掙扎不肯，阿英見狀瘋氣又發，大號着，抱住頭拚命往人叢中躲。)

日官 (指英) 那一個？

井 六十二號。

日官 抓出來！

(日甲抓住A，日乙動手去抓阿英，阿英怕得縮成一團，兩手亂打亂搥，抵死不去。)

日官 這樣兇，打！

(日乙揮鞭痛打，阿英被拖出來交與日甲，她仍抱頭哀號。)

日官 還有那兩個。(手指女孩一及修明)

(日乙再動手去抓修明和女孩一，他們均無抵禦地被抓出來。)

日官 (伸手去摸摸阿英面孔，做出輕浮的舉動。) 倒還是個小美人兒，(對

川井）好，現在我們到第七號房間去，第七批今天晚上非逃走不可的。

（衆下，號哭聲就頻頻的傳來。）

鳳（哀痛地）各位小弟兄，我們已到了生死關頭了。

鳳（流淚）阿英，可憐的阿英，她病得這樣利害還要挨打。

B 我們只有設法逃出這房間。

強 逃，是的，我們一定要設法逃走！（對六根）你還想到日本去？

根（失望）不，我不去了！

強 還有你呢，阿牛？

牛 我，現在明白了，我也要逃。

強 這樣才好，患難把我們結在一道，牛我們要一道生，死也要一道死。我們的父母都離散了，死亡了，我們現在已失去一切依靠，可依靠的只有我們自己了。

3 年紀小也得自己想辦法。

強 過去阿牛和六根都想錯了，但是，只要能夠回頭，懺悔，我們是不算套賬的。

B 我們要用什麼計智才能逃出這兒呢？

強 計智我倒想出一個。

鳳 我贊成！

根 說出來！

B 快說呀！

強 我們這兒只有一個守兵，那個老頭子是喜歡喝酒的。

根 老川非。……

強 剛才他還留了一瓶酒在我們這兒。

鳳 只喝了一半。

強 我們只要把毒藥放在這酒里面，讓他喝了毒死，我們就可以逃出去。

小 但是沒有毒藥啊！

強 （小心地，從內衣袋里拿出一小紙包來。）這假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根 (興奮) 毒藥！

鳳 毒死日本仔！

強 是的，這是一包砒霜。從前我家里有很多老鼠，一天吵到晚，啃壞這個又弄破那個。有一天媽媽叫我上街到藥舖里去買砒霜，買來毒老鼠，那兒知道老鼠還沒有毒死，我們就逃難了；我一時匆忙忘記把它拿出來，就隨身帶着到處走。那天日本人從路上抓我來，也沒有把它搜去。

根 你把它帶着做什麼？

強 我想替媽媽報仇，她是給日本人用槍打死的，要是仇報不成功，我就自己毒死。

B 把酒拿出來，讓我來下毒。

鳳 我來！

根 我來！

鳳 什麼都有你的份。

根 豈有此理，娘兒們懂得什麼！

強 小鳳，六根，不准再吵嘴，我們現在來商量一下，（大家均靜集桌邊。）要是那個日本兵來了，（對小鳳）你會唱歌，你就唱一個歌給他聽。六根，你把這砒霜放在酒里，勸他喝酒。還有阿牛和你，（指B）等到他中毒了，就用繩子把他綁起來。

（門外有聲響。）

強 日本兵要來了，散開！

（六根忙在酒里下毒，阿牛和B分頭藏好繩子。開鎖聲，門開，川井進來，他醉得很利害，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

非 川子你不要吵啊，媽媽老了受不起氣惱。還有川田你這小鬼，爸爸一定要打你，怎麼老打妹妹，她年少哩。（打着酒噎，坐在桌邊沉思着。）

（小鳳和六根壯着胆子走上前去，阿強冷靜地站在窗口邊，阿牛和B在吳一邊，等着時機動手。）

根 (謔交情) 老兵大人，你喝醉了？

井 我？沒有的事，喝的只有一點點兒呵，喝醉酒，長官大人是不答應的。

鳳 老川井你剛剛是不是在念書？

井 我在對我的小川子說話，小姑娘，我剛剛看見我的川子哩！她和你一樣的大小，可愛。

鳳 她是不是在日本？

井 但是，我真的看見她，還有川田。

根 你不醉再喝點兒吧。

井 (貪饒) 你們有酒？

根 我請客。(獻上酒)

井 (拿過來看着想喝，後來又轉了念頭)。我想還是不喝好，長官不允許的。

鳳 我唱歌給你聽。

井 好極了，支那的歌兒總是可愛的。好，來！……

鳳 (唱) 荷荷荷，

快走呵，

別吃甘薯苗，

別吃青菜跟嫩禾！

井 唱得真好，小姑娘（高興得手舞足蹈，無意中喝了一口，衆大喜。）唱得真好！

鳳 (唱) 上回吃了張四大公的，

爸爸就給拉去牢里坐，

媽媽哭了兩三天，

咱挨了打還挨餓。

井 唱得真好，真像我那川子，（喝完，大醉，想站起來却立不動，用手去摸肚子自言自語。）喂，有點不對。（對衆）小朋友們的酒真烈性。

井 我真的醉了，還是回去睡一覺。（立起，搖搖欲墮，但他還是勉強的走着



○ 解款子繩出拿住按力用他把

。走不到兩步，肚子突然一陣劇痛，他跌倒，但還本能地想爬起身來。）
這酒性真烈。……（牛、B與強看時機一到，都不約而同的撲上去，把他用力按住，拿出繩子就綁。他無力的掙扎着，不時含糊的說着夢話。）
小朋友，你們的酒性真烈。……

頭 這四日本兵已經給我們毒倒了。

B 我們出去了後怎麼辦呢？爸爸媽媽都不在了。

強 現在顧不了許多，逃出去再說。

牛 還有別的房間裏的人呢？

強 我們去放他們一道走！（對根）搜搜他的身，把鎖匙找出來。

根 在這兒！（搜出）

強 我們走！教別的小兄弟去！

衆 走！

（衆下，舞台轉黑，幕在流浪兒歌聲中徐徐地下。）

少年恩物 少年文庫 各續冊出

本社編刊這套叢書的目的，完全爲了想補救目前少年精神食糧匱乏的缺陷。這套書包括範圍頗爲廣泛：有小說、童話、故事、劇本、詩歌及遊記等等；也有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文章力求清新生動，每冊並附有優美的木刻插圖多幅。現已出版十五冊。

蘇聯兒童詩集

一陳元原七角譯

北極新天地

一陸元緒八角著

生活的故事

二左林元著

水和它的親族

一陳元大六角著

地球和宇宙

一陳元大六角著

桂林文化供應社印行

漁夫和魚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民國卅一年五月初版

實價國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郵運費)

著作人 司馬文森

發行人 陳勳先

印刷者 建霞印刷廠

桂林百崇山

發行所 文化供應社

總公司 桂林府署路
營業處 桂林桂西路

文337(53)甲

225(1-5000)

12

176270

4976

圖書雜誌審定委員會審查證書第六七五號

實價國幣

八五

